

花魂

张雪杉



27
90

花 魂

张雪杉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3.75印张 2插页 40,000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册

书号 10261·796 定价 1.05元

序

杨光治

为书作序，素来是名人的事业。我不是名人，仅是一个普通的诗歌编辑和业余的诗评作者，岂敢问津？但雪杉同志竟投来青睐，且态度极为诚挚，只好硬着头皮应命。这样的“应命”，在我的“写作史”中是第二次，可见我是写序的生手。这一来，便有了可乘之机，因为我确信，读者是厚道的，不会对生手有所苛求，就算写了胡话、昏话，也会得到体谅。我可以倚生卖生了！

闲话少说，言归《花魂》。这是一本有特色的抒情诗集。雪杉在《诗，我的追求》中说过：“诗可振奋精神，诗可陶冶性情，诗可启迪思想，诗可增添乐趣，诗可助长才智。”《花魂》是这些追求的体现。

短小精悍，是《花魂》最显著的特点，集子里的诗，多是十行、八行之作。有些大家是不屑于“弄”这等小玩意的，我却认为应当积极提倡。南国的“花城”出版北国的诗人的这本作品，正是该社诗歌编辑室同仁提倡短诗的具体行动。诗是精练的语言艺术。大概，无论什么“主义”、什么流派，都不反对这一说法。遗憾的是，目前有的新诗实在太长了，篇苍苍，字茫茫，它们有的句子，比说话还要罗嗦，在这个生活节奏日益加速的年代里，有多少人愿意为它慷慨地牺牲时间？“时间就是生命”呵！某些作者这样做，也许是为了显示才能，但古今中外的诗史明确地证明，诗才的高低与诗的长短，是不成正比例的。别人用一句话就可以写完的内容，你却用了十句、二十句，其“才”何在？当然，诗不是越短就越好，一字诗、二字诗并不一定能夺得诗歌比赛的冠、亚军。短要短得其所，要能够完成抒情表意的使命。古诗有云“莫将画竹论难易，刚道繁难短更难；君看萧萧只数笔，满堂风雨不胜寒”，这位画竹者的笔法何其精练，对写诗也很有启发。妙就妙在这“数笔”能产生“满堂风雨不胜寒”的艺术效

果，要不，就没有价值。一笔能顶几笔、几十笔，方是高手。

雪杉走短小精悍的路子，走对了，望他奋力前进。

《花魂》共分为三辑。

第一辑“含泪的花瓣”，多是哲理小诗。诗是抒情文学，“夫诗者，本发乎喜怒哀乐之情，如使人读之无所感动，非诗也。”（刘祁：《归潜录》）既如此，“理”在诗中的地位如何？这问题历来有争议。文学批评史上有“宋人不知诗”之说，就因为有些宋人忽视了情，以理为诗，把诗视作阐述“理”的工具。前些年新诗中那些图解概念（按，实际上是“行解概念”）的货色，正是这种“宋人遗风”的继承和发展，它们理应受到人们的厌弃。以理入诗就大大不同了。在抒情的过程中渗进理，能够增加诗的“重量”，使读者在受到感染的同时受到教益，诗的价值也就提高了。哲理诗是以理入诗的产物，能将理自然地寄寓在具体、生动的形象里，让情、理融为一体，方是上乘之作。

“含泪的花瓣”中的成功作品，都具有这一特点。请看《理想》：

沙漠中的骆驼，
风暴中的海燕；

石缝间的灵芝，
冰峰上的雪莲；

闯激流的飞舟，
涉远洋的征帆……

诗人化抽象为具体，赋之以“实”的外形。这些外形，都具有顽强、奋进的“性格”；而这些性格，正是实现理想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最后，诗人从“虚”处着笔作结：

弱者梦中的柔顺情侣，
强者生活的忠贞伙伴。

这个“虚”，不是虚无飘渺，而是生活中的“实”的升华。虚实交叉，把“理想”凸现，诗人的情也含蕴于其中。

雪杉善于抓住日常平凡的事物的特征来寄寓哲理。在他笔下，貌不惊人的苦菜花，有了

“闪光的芳心”，冷酷的冬天，萌动着新的生命。我特别喜欢《致观日出者》。它一开头，即不同凡响：“朋友，不要再去寻找／更高的峰峦，／更不必再去浪费／这黎明的时间。”观日出是人们喜爱的活动，但诗人却唱了反调，甚奇。而这个反调，唱得有理，因为“圆圆的地球，／圆圆的经纬，／到处是圆圆的／起点、终点。”诗人的思绪继续发展，产生了这样一个耐人寻思的结尾：

地平线在远方，
也在你脚下；
太阳升起在东方，
也升起在你的身边！

始终紧扣开头，却又渗进了更丰富的内涵，这已大大超出“观日”的范畴，使人想到人生的道路。这样的哲理诗，是隽永有味的。

哲理诗要写得好，很不容易。它是思想、学识、才华交织成的锦缎，是深厚的生活积累与灵巧的联想能力熔炼成的结晶。雪杉在这方面已干出了可喜的成绩。

“滴翠的山野”一辑，都属田园小诗，触景生情之作。

触景生情，历来是写诗的一条重要“渠道”，必须做到情景交融，以构成意境（这类意境，我认为可称之为“画境”，以区别于直抒胸臆的“情境”和物我融为一体“物境”），要不，就沦为毫无生气的照片和录像带。在这方面，雪杉也作出了努力。

这辑田园小诗，散发着一股清新的生活气息。诗人对景观不作细腻的描绘，而着重于让景观“负载”情绪。春雨的沙沙声中，“原野，在襁褓中把身腰舒展，/山川，在襁褓中把睡眼笑睁……”（《春雨》）；山泉“即使溶进了壮阔的大海，/仍不忘把衷情朝夕倾诉！”（《山泉》）这样着笔，“主观”的色彩很浓，是写景观也是写“我”。而《醒》这一首，看似是纯“客观”的描述，其实，“我”不露声色地隐藏于这生气勃勃的画面里，“甜津津的清晨”与甜津津的心已融为一体了。

诗人只截取“滴翠的山野”中的美的镜头，抒发心中的爱和喜悦，这是好的。但我知道，在可爱的绿荫下也有残枝腐叶。这些东西并不

美，甚至是丑的，但我们不应该视而不见。画它几笔，无损于整个“山野”，反而会使“山野”的景观更逼真，更富有立体感，更能激起人们对美的渴求，对美的珍惜。谈到这，已涉及众说纷纭的“美”与“刺”的问题。我认为，两者在质的方面是统一的——“刺”的目的是清除丑，这正是为了美呵！不知雪杉以为然否？

第三辑“觅情的游踪”，顾名思义，是旅游诗。这类诗的“年龄”很古老，通观诗史，可体会到一条经验，就是：寓理则生，有情则灵。大概雪杉也有相同的感受，他所录下的“游踪”，不少是景、理、情的化合，因而具有艺术魅力。

他吟唱了秀美的城市，如画的水乡，浩渺的海洋，金色的沙滩。其中不乏可观之作。《盛夏，在海滨》中的奇特的想象和丰富的联想，给人很美的享受，但我觉得，写得最好的，是那些吟咏名胜古迹的诗。我很爱《伊洛行吟》中寄思深远的篇章。请看《致卢舍那大佛》：

慈悲面孔，铁石心肠，
普受香火，却各有赏罚——
从不为虔诚的受苦人赐福，

决不把残忍的统治者责打。

你是佛门至高的“神灵”，
然而竟如此执掌“造化”——
高贵者理应享尽特权，
卑贱者理应世代挣扎。

面对你这“永恒”的“至尊”，
我终于“悟彻”了“无边佛法”——
如若用迷信取代信仰，
就有救世主的“极乐”生涯……

字字都是写佛，却又都是“指桑骂槐”。诗人把几千年的封建积垢集合于大佛的一身，笔锋对准了“救世主”，蕴涵很丰厚。《参观关林》那首，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开封记咏》中的《潘杨二湖》，别是一番光景。诗人从民间传说及宋史演义中的杨继业与潘美的尖锐斗争起兴，对忠与奸、美与丑进行了精当的议论，抒发了鲜明的爱憎，使这“两面巨镜”照人心脾。《清陵抒怀》一组，言近旨远，感慨遥深，也是成功之作。

应当指出，这一辑“游踪”，水平是不整齐的。譬如《伊洛行吟》中的《游龙门石窟》，《开封记咏》中的《开封铁塔》等首，有直露之嫌，如果用笔“曲”一些，就更耐读；在《水乡剪影》组诗里，有的诗内含单薄，流于轻飘，给人浮光掠影的感觉，写得不够理想。

这是雪杉的第五本诗集，是他在诗的道路
上迈步向前的第五个脚印。这几个“脚印”的深
浅如何？有心的读者自然会予以客观的评判。写
评论本应顾及“全人”，全部作品，但至今为止，
我未曾见过这位诗人一面，读他的作品也不
多，如今就《花魂》而论《花魂》，必然存在片面
之憾；在“论”的时候，我禁不住借题发挥，由
于水平不高，必然纰缪百出。倚生卖生也该有
个限度，就此打住吧。

一九八五年七月下旬，于广州。

目 录

序 杨光治

含泪的花瓣

信念	2
理想	3
民主	4
道德	5
雁阵	6
从秋到春	8
苦菜花	9
致观日出者	10
花魂	12
赠友人	14
自然与生活	15
星辰与人类	17
古庙址	18
人	20

心	21
耕牛	23
稚嫩	25
山的断想	26
时间	27
人与草木	29
冷与热	30
仲夏寄情(组诗)	31
惧怕	33
泪水	34
金色的	36
红叶	37
冬	38
微思(七首)	39
滴露集	
——拟格言	43

滴翠的山野

春风	56
长城脚下	57
春雨	58
泉——乳	59

蝶	60
乡村晨景	61
耕耘	62
山村夜	63
山路	64
山花	65
山泉	66
北风	67
坚冰	68

觅情的游踪

江南城市(三首)	70
水乡剪影(五首)	73
天海恋情(组诗)	78
盛夏，在海滨(组诗)	81
大海颂歌(五首)	84
伊洛行吟(六首)	88
开封记咏(三首)	94
清陵抒怀(四首)	98

诗，我的追求

——代后记	102
-------	-----

含泪的花瓣

信 念

神话中的盘古，

传说中的刑天；

血泊里的微笑，

烽烟里的呐喊；

清明节的集会，

纪念碑的花圈……

鬼泣神惊的耿耿青史，

天慷慨地慨的灿灿诗篇。

1982.2.

理 想

沙漠里的骆驼，

风暴中的海燕；

石缝间的灵芝，

冰峰上的雪莲；

闯激流的飞舟，

涉远洋的征帆……

弱者梦中的柔顺情侣，

强者生活的忠贞伙伴。

1982.2.